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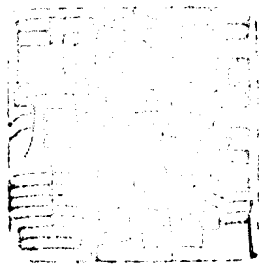
現代佛敎學術叢刊 ⑤  
主編 張長濤

佛敎與政治

大乘文化出版社

現代佛敎學術叢刊 ⑥1  
主編 張曼壽

# 佛敎與政治



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①  
第七輯 一

## 佛教與政治

全書（壹百冊）定價：新台幣三萬六千元

主編：張曼濤

編輯者：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

督印：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督印委員會

發行人：張曼濤

出版者：大乘文化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慶城街十八號

臺北郵政五八〇八三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七四四五

郵政劃撥：臺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請寄回掉換。

## 編輯旨趣

一、在中國傳統讀書人的眼裏，佛教與政治是不相干的。以儒家立場說，政治是經世濟用之學，亦即現實上的主體學問，佛教與政治不相干，亦即佛教缺乏此一門學問。千餘年來，儒家學者以此相詬，佛教本身或又以此反顯爲榮，卽認不與政治相干，正就是超越世俗之處，所謂方外人士，正需自外於人我之間方內也。政治，世俗之學也，以此而論，則儒佛自有其迥異之處，一是視經用治世之學，爲人類追求生存之顯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一皆以政治爲本。政治清明，則社會幸福；政治混濁，則社會沈淪，於是中國讀書人，個個皆以修學政治爲準。一視經世濟用之學爲人類生命上第二義事物，非人類生命上首要追求之目標，其首要者，卽在追求最高之生命境界，超然於世俗，了斷於生死，視富貴如浮雲，目權位如沐猴，於是目標不同，發心便異。中國儒家學者，雖有贊同某些佛教觀點，但一到彼此之根本義趣，便決然不以佛教此種輕視經世濟用之學爲然。甚至乃因此評佛教爲偏，爲非至圓。然而

佛教果是如此乎？果是，不誤經世濟用之學乎？視政治爲鄙俗，視權位爲骯髒乎？非也。佛教經義甚夥，玄教至多，一般儒家學者，並未通貫佛教三藏典義，佛教學者又不願以此一般共學，與儒家爭一日之短長，遂有讀書人反視此爲佛教之短點，亦一淺陋也。本集之編，即在證明佛教本身，在教義上原有政治理論之主張。在歷史上，亦曾的確發生過影響政治之作用。由理論到作用，細細分析，則匪但中國讀書人視佛教與政治不相干爲錯誤，即佛教學人本身不以經世濟用之學爲意，亦同樣錯誤。如從廣義解釋政治原理、宗教原理，則謂政治與宗教不相干，實難介述也。只是在實際政務上，宗教仍歸宗教，政治仍歸政治，若在理論上言，相信任何一個深入宗教學與政治學的人，都能知道此二者有其共同之義趣與理想，正如某哲學者言「基督教欲將人間搬上天國，我則將天國搬到人間」，不論將人間搬到天國，或將天國搬到人間，其致力於人類幸福之理想，價值之實現，則仍是同一也。佛教，爲東方一大宗教，爲文化一大主流，則其追求人類幸福之理想，生命價值之實現，則亦自是不異於其他宗教和政治理論也。

二、本集所收各文，約要言之，可分歷史的、教義的，和一些實際與歷史政治發生關係的，在佛教政治思想，未經學者系統化以前，有此一書，相信對了解佛教政治一面的觀念，或佛教與政治相干一面的觀念，必定有很大的幫助和意義。

# 佛教與政治 目錄

佛世時印度十六國的政治形勢	橋桑比	一
原始佛教的政治思想	龍 慧	二九
論佛教與羣治之關係	梁任公	三七
共和政治與佛教	福 善	四七
以佛教爲中心的政治理論	佛 武	五九
佛教的民主思想	本 樸	六九
附錄：佛教的民主思想	程文熙	七七
社會主義與佛教	蔡敦輝	九三
古代的僧侶與中國政治	雨 莖	一〇一
佛教與錫蘭政治	包可華	一〇七

李、陳、黎三朝的越南佛教與政治·····	曹仕邦·····	一二七
喇嘛教與元代政治·····	譚英華·····	二二三
E E C 理想與佛教·····	松本德明·····	二六七
鞏固邊疆與佛教·····	智藏·····	二七三
佛法與人類和平·····	印順·····	二九三
歷史上僧人參政之光輝·····	震華·····	三一—
阿育王與梁武帝·····	談玄·····	三二—九

# 佛世時印度十六國的政治形勢

憍 桑 比

佛世時十六國的國名如下：

鴛伽國 (Anga)、摩揭陀國 (Magadha)、迦尸國 (Kāśī)、憍薩羅 (Kosala)、跋祇國 (Vajji)、末羅國 (Malla)、支提國 (Gehi)、拔沙國 (Vansa)、俱盧國 (Kuru)、般遮羅國 (Pancāla)、末遮國 (Māccha)、蘇羅西那國 (Surasena)、阿濕迦國 (Assakā)、阿和提國 (Avanti)、健馱羅國 (Gandhara)、紺蒲遮國 (Kamboja)。

這十六個王國見載於增一阿含的四個地方。童子遊戲經 (Lalita Vistara) 的第三章也提到在佛陀出世前瞻部洲 (印度) 有十六個不同的國家。但是，那裏只有其中八個國家的王族家世的記載。在文獻中，都是用複數來記載這些國家。這些國家似乎在某一個時期是「衆人」共治的。這些「衆人」被稱爲王 (Rajā)，而他們的主席則稱爲大王 (Maharājā)。佛陀時代，這種衆人共治的制度正趨衰亡，而迅速起而代之的是一種獨裁的統治制度。在考慮這種變化的各種因素之前，我們概括地了解一下這十六個國家的情況，那是恰當的。

佛世時印度十六國的政治形勢



一、耆伽國 耆伽國在摩揭陀國的東面。她的北部叫做耆古陀羅易 (Agnitārāṇy)。當摩揭陀國王征服耆伽國的時候，那裏的衆人共治的統治制度便消滅了。雖然那裏還有前朝國王的後裔，但是他們已經沒有獨立的政權。以後，這個國家便和摩揭陀一齊用「耆伽——摩揭陀」這一複合名詞來稱呼。

在三藏典籍裏的許多地方，都有這樣的敘述：佛陀世尊經常到這個國家傳教說法，同時，常常在這個國家的首都瞻波 (Campā) 城裡由揭伽羅 (Gaggarā) 王后所修建的水池的岸邊安居坐夏。但是，這個瞻波城也許不是屬於它的原主所有。摩揭陀國王頻婆娑羅把它賜給一名叫蘇那登茶 (Sona-dāra) 的婆羅門。蘇那登茶不時用這裏所得貢獻來作大規模的祭祀。

二、摩揭陀國 在佛陀時代的許多國家裏，摩揭陀和憍薩羅一直是最強盛的，同時，這兩個國家完全是在個人獨裁的統治制度下統治着的。由於摩揭陀國王頻婆娑羅和憍薩羅國王波斯匿慷慨愛民，兩國的獨裁的統治制度證明對它們的人民是幸福的。這兩個國王鼓勵婆羅門教的祭祀，這是真的，然而，在他們那裏沙門也有充分自由來傳播自己的教法。不僅如此，頻婆娑羅王還用供給住宿等來鼓舞他們。當喬答摩剛剛出家到王舍城 (摩揭陀首都) 的時候，頻婆娑羅王親自到般荼瓦山 (Pāṇḍava) 附近請求他接受軍事高級官職。然而，喬答摩已經下了決心修苦行，他拒絕了這一請求，跑到苦行林裡開始苦修，到最後，他找到了菩提的中道真理。當佛陀世尊在波羅奈斯

第一次說法後帶着五個弟子遊王舍城的時候，頻婆娑羅王把一個叫做竹林的林園給他和他的比丘僧居住。但是，關於這個林園裏有任何精舍或寺院，這點從沒有地方提及。正如我們對這個竹林的布施的意義所應理解的，頻婆娑羅王允許佛陀和比丘僧衆安定地居住在那裏。這也表明了頻婆娑羅對比丘僧衆的尊重。

不但對佛陀的比丘衆，而且對當時的最大的教團的沙門，頻婆娑羅王也同樣給予安身的地方。因此，在同一個時候，各種沙門團體，都居住在王舍城的附近。在長阿含的沙門果經（*Bamathi-phala Sutta*）和中阿含（第七七）的大族生經（*Mahaahuladaya-Sutta*）都有這樣的敘述。

有一回，頻婆娑羅王的兒子末生怨和侍從們在一個月圓的夜晚坐在自己宮殿的屋頂平台上閒談。他心裏產生一個想會見一個偉大的沙門領袖的心願。這時候，他的侍從們各人輪流稱讚和推薦一個沙門團體的領袖，同時請求國王准許他去會見。但是他的御醫耆婆坐着默不作聲。末生怨問他，他便讚揚和推荐佛陀世尊，同時使國王同意末生怨去會見佛陀。在這些沙門團體的領袖中，從年齡來看，佛陀雖然是最小的，同時，佛的僧團的建立也只是不久以前的事，但是末生怨決定去會見他，末生怨帶着家眷到耆婆的芒果林參禮佛陀。

末生怨囚殺了自己的父親，同時篡奪了王位。然而，他並沒有減少像他父親生前那樣對沙門的尊敬。頻婆娑羅王死後，佛陀不常到王舍城。毘奈耶藏有這樣一個記載：在末生怨做國王之前

，提婆達多和他串同縱放一頭叫做「青山」的醉象來殺害佛陀世尊等等。但是，其中有多少是真的，那就難說了。提婆達多得到未生怨的支持，這是正確的，同時，大概正因這樣，佛陀世尊才離開王舍城。不過，每當佛陀進王舍城的時候，未生怨毫不遲疑去看他。在那時候，住在王舍城附近共有六個大的沙門團體。如果我們注意到這一點，那末，很清楚，未生怨比他父親供養更多的沙門。不僅如此，在未生怨的統治時期，王舍城裏的犧牲祭祀幾乎消滅，而沙門團體逐漸繁興起來。

摩揭陀國的首都王舍城離現在的比哈爾邦(Bihar)的底賴雅(Tirahat)車站十六英里；羣山環抱，城市正座落在羣山的中央。由於通往這個城市只有山谷中的兩條路，保衛它不受敵人進犯是容易的；同時，也許正是從這點出發，把城市建築在那裏。然而未生怨的勢力擴大到這程度以致感到已沒有任何的必要爲着保衛自己而龜縮在這山谷裡。在佛陀涅槃之前，未生怨正建造一座新城市，他也許不久把它作爲自己的都城。

未生怨也叫做「韋提希(Vaidēhi)子」。因此，從表面上看來，人們會這樣認爲，未生怨的母親可能是毘底訶(Vidēha)人。耆那教的「行文(Ācāryaṅga)」等經也有這樣的記載，說他的母親是跋祇(Vāṭṭi)國中一個國王的女兒。但是，在橋薩羅經集(Kosala Saṃyutta)的第二分的第四經的釋論中，他被稱爲波斯匿的「姪兒」，而韋提希(Vidēhi)這一詞的意義是「學者的兒子」。在神通遊戲經

中，摩揭陀王族被稱爲「韋提希族」。從這可以看出，這一王族從祖輩以來是不著名的；只是後來由於其中一個國王與毘底訶國的公主結合的關係才出了名，而某些王子自稱爲韋提希的兒子罷了。

當聽到頻婆娑羅王給未生怨殺害的消息，阿和提國王旃陀波羅多達(Candapraditya)感到非常憤怒，同時準備進攻未生怨。由於害怕，未生怨修整了王舍城四周的城牆。後來，旃陀波羅多達大概放棄了進攻的打算。對於未生怨的弑父罪行，像旃陀波羅多達這樣忠厚的國王也生了氣，但是，摩揭陀的臣民却未因爲自己的國王被謀殺而感到震驚。這正好說明這個國家的獨裁統治是多麼牢固！

三、迦尸國 迦尸國的首都是波羅奈斯城(Varanasi)。從本生經(Jataka)中，人們知道迦尸國的歷代國王大部分叫做梵施(Paramadatta)。雖則關於他們的統治制度知道不多，但這些是知道的：迦尸國的歷代國王都是很慷慨的；那裡的工藝有很好的發展。在佛陀時代，那兒的精美的物品被稱作「迦尸迦」(Kasika迦尸國出品的——譯者)。其次，「迦尸迦衣料」、「迦尸迦旃核」等詞散見於三藏文獻中的許多地方。波羅奈斯的馬軍王(Dāvasena)的瓦搗夫人(Vana Rani)是耆那教第二十三祖脅主(Pārsvanatha)的生母。脅王在喬答摩佛陀降生前大約二四三年就開始說教傳道。因此，我們可以說，迦尸國的歷代國王們不僅在工藝發展上，而且在宗教思想上，也是先進的。然而，到了佛

陀時代，這個國家在完全喪失獨立後合併到憍薩羅國。同「耆伽——摩揭陀 (Anga-Magadha)」這個複合名稱一樣，「迦尸——憍薩羅 (Kasi-Kosala)」這個複合名稱也流行起來。

四、憍薩羅國 憍薩羅國的首都是舍衛城 (Śrāvastī 室羅筏悉底)。舍衛城位於阿支羅瓦底河 (Aśi-ravati, 即現在的Rapti河) 岸邊。波斯匿王在那兒統治着。從憍薩羅經中之一，人們知道波斯匿王是一位吠陀宗教的虔誠信徒，他經常舉行盛大的吠陀祭祀。然而，在他的國土裡，沙門是受到尊敬的。一位叫做給孤獨的著名長者曾為佛陀的比丘僧衆在舍衛城的祇樹園裡修建一座精舍。有名的毘舍結母 (Vishakha 給孤獨長者的妻子——譯者) 也在東林 (Purānāma) 地方爲比丘從事造了一座大廈。佛陀和比丘衆有時住在這兩個地方；他們的夏坐安居 (四個月) 大部分在這兒度過。因爲三藏文獻記載着佛陀的大部分教法是在祇樹給孤獨園說的。波斯匿王雖然是吠陀祭祠的擁護者，但也不時到給孤獨園參禮佛陀。佛陀對波斯匿所說教法全收集在憍薩羅經中。

從神通遊戲經關於這個王統的敘述來看，這個國家的歷朝國王似乎出身於摩登伽 (Mātaga) 下等種姓。神通遊戲經的這一記述並得到了法句經釋論中的毘杜達婆 (Vidurābha) 故事的支持。

波斯匿王非常尊敬佛陀。他曾打算過跟釋迦族的一個王女結婚。然而釋迦族的王親們認爲憍薩羅王族是低賤的，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憍薩羅王波斯匿是不恰當的。但是，考慮到憍薩羅王對釋迦族的威勢，不接受他的請求對他們說來是不可能的。最後，他們想出一個辦法：讓摩訶男釋迦

(Mahānāna Bakya) 把自己的奴隸女瓦娑婆羅華蒂耶 (Vasaharavattiyā) 當作自己的親生女兒送給憍薩羅王。憍薩羅王的家人很喜歡這個少女。當他們看見摩訶男和她坐在一齊吃飯的時候，他們相信她就是他的女兒。結果，瓦娑婆羅華蒂耶便在擇定的吉日裡和憍薩羅王結了婚。憍薩羅王冊封她為正宮王后。當瓦娑婆華蒂耶的兒子毘杜達婆十六歲的時候，他回到外公家（即釋迦族）探親。釋迦族人在自己的族廟裡給予他應有的接待。但是，當他走了之後，他坐過的位子被水洗淨過。這種事情傳到毘杜達婆的耳朵，同時他知道自己原來是奴隸女的兒子。當他長大成人的時候，他立即用強力將憍薩羅國的統治權奪到自己手中，把自己的龍鍾老父波斯匿王從舍衛城驅逐出去。波斯匿化裝逃走，企圖到王舍衛城自己的姪兒末生怨那裡去避難。但是，由於途中受到許多的折磨，他病死在王舍城外的一個福舍裡。

毘杜達婆在自己的父親死後便決定進攻釋迦族。但是佛陀給他說法，兩次使他打消這個意圖。第三次，佛陀沒有機會和他談話，他便成功地執行了自己的決定。他進攻了釋迦族，同時完全擊敗了後者。除了那些前來佛陀那兒避難或逃跑了的，其餘所有的釋迦族人和他們的子女都被毘杜達婆屠殺精光，同時用他們的血來洗淨自己的座位。

消滅釋迦族以後，毘杜達婆領着軍隊來到舍衛城，駐紮在阿支羅瓦底河邊。這時候，附近地區黑雲四起，暴雨驟至，阿支羅瓦底河洶湧澎湃地氾濫起來，而毘杜達婆和他的部隊一齊被洪水

沖去了。

毘杜達婆的故事很清楚說明這點：像摩揭國那樣，憍薩羅國存在着堅強的獨裁政體。毘杜達婆篡奪了自己的臣民愛戴的父親的王位，憍薩羅人竟不敢說一句反對他的話。

五、跋祇國 在共和政府的國家裡，只剩下三個是獨立的：一個是跋祇國，其他兩個是波瓦國 (Pāvā) 和拘尸那的末羅國。這三個國家中，跋祇國較為富強，然而她的毀滅也比較快。儘管如此，她像早晨的金星那樣在閃耀着。佛陀出生於一個有同樣的共和政體的國家，但是釋迦族的獨立老早就被毀滅掉。跋祇國人民在佛世時能够倚靠自己的團結和力量維持着自己的獨立，他從心裏尊敬他們，那是很自然的。在大般涅槃經中，佛陀看見梨車人 (Uttarāyana 即跋祇人) 從遠來對比丘衆說：「沒有看見過三十三天的天人的我可以看一看這羣梨車人！」

跋祇人的首都足吠舍離城 (Vaiśālī)，住在它附近的人把跋祇人叫做梨車人。在它的東邊原是毘底訶人的國土，那裡曾出現過像經那迦 (Janaka) 這樣的賢王。人們從神通遊戲經中知道，毘底訶人的最後一個國王須密多羅 (Sumitra) 統治着密提拉城 (Mithila)。在這以後，毘底訶可能併歸於跋祇國。

關於佛陀所說跋祇國繁榮的七種方法在大般涅槃經的開頭和增一阿含經中都有記載。大般涅槃經裏有這七種方法的詳細闡釋。從這可以推測，在跋祇國內存在着一種五人陪審制：一般不會

對無罪者給予處分。跋祇人的法律是成文的，同時他們盡力依法律行事。

六、末羅國 末羅國位於跋祇國的東部、憍薩羅國的西部。像跋祇國一樣，那裏推行着共和政治制度。但是末羅人內部產生了分裂，使末羅國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叫做波瓦（*Paṇḍya*）的末羅人；另一部分叫做拘尸那的末羅人。

從摩揭陀國去憍薩羅的道路通過這兩個末羅國，因此，佛陀每次都經過那裡來往。佛陀就在居住在波瓦的鐵匠准陀（*Cunda*）家裡吃了飯而得病的。正是從那裡到拘尸那城那天晚上，他入了涅槃。波瓦的村莊靠近那裡（拘尸那），因此，可以這樣認為，波瓦的末羅人和拘尸那的末羅人彼此住得很近。佛陀有很多弟子住在這兩個地方。它們是獨立的，但是它們的影響並不像跋祇人的共和政權那樣。然而，這也是可能的：正是由於跋祇人的強大的國家，它們的政權才能維持下去。

七、支提國 人們從支提耶（*Cetrā*）和維散多羅（*Vessantara*）兩本本生經中知道這個國家。在支提耶本生經中，支提國的首都據說是塞縛悉底跋底城（*Svasīyastī*），同時讚揚那裏的歷朝國王。支提國的最後的一個國王烏波遮羅（*Upasara*，或叫做阿波遮羅【*Aparara*】）撒了謊，被自己的婆羅門祭司咒咀而墮落地獄。烏波遮羅的五個兒子乞求祭司的保護，祭司叫他們離開這個國家。接受了祭司的吩咐後，他們五人便分別到五個城市定居。這也是在本生經中敘述的。



維散多羅的妻子摩陀利(Madhri)是摩陀羅國(Madra)的公主。從維散多羅本生經的故事中可以知道，正是這個國家也叫做支提耶國。維散多羅自己的國家斯維國(Sivi)靠近支提耶國。本生經中關於斯維國王挖眼贈給婆羅門的故事是著名的。根據維散多羅本生經，維散多羅王子也把自己的吉祥象、妻子和兩個孩子都布施給婆羅門。這個故事只證明這麼一點：在斯維和支提耶國中，婆羅門的權勢是很大的。因此，這個國家大概是在西部。佛陀時代，斯維人和支提耶人的名字是聽過的，但是佛陀世尊是否到過他們的國家，或者，像摩揭陀人的國家併合耆伽國那樣，他們的國家併合於另外一個國家，這就不得而知了。雖然如此，我們可以肯定地這樣說，佛陀世尊的一生是與這兩個國家沒有任何關係的。

八、拔沙國(Yansa或Vansa) 拔沙國的首都是橋營比城(Kansanji)。佛陀時代，這裏的共和政府已經消失，同時好像有一名叫烏陀延那(Udayana)的荒淫無道的國王成爲那裏的獨裁統治者。法句經釋論中有一個關於這個國王的故事。這故事是這樣的：

烏陀延那和優禪那國王旃荼波羅多達(Gandapradyota)之間有着很深的仇恨。由於不可能在戰爭中擊敗烏陀延那，旃荼波羅多達設計來活捉前者。烏陀延那懂得捕象的咒術。在森林中，象羣一來，他便領着獵人追趕。旃荼波羅多達製造了一個假象，同時把它放到拔沙國的邊境上。當聽到一隻新象闖進自己國境的時候，烏陀延那王立即前往追捕。隱藏在這隻假象肚子裡的人趕着它走